

止齋先生文集

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
措湖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
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
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
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澁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
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
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
於自劾 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手
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

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爲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

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培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爲帥無狀密院鐫戒尚不知故至爲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

陛下朝以爲罪而暮遷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爲超越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効放罪不

當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培克士伍隰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簒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恡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

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脩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脩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事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
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
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
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
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
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無用為卿
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
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
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
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
賢否混殽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
攝官詞掖嘗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
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

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其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為成則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共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

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
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
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
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
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
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
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
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
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
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
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
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
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

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
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
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
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

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
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
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
度非徒以親政涖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
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妻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
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

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 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 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 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 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 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 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申
奉上 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
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
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
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恭覲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
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
尊號 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
月十九日修製中官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
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
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
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
同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
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官四冊四實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
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
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
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酬獎所是一官一冊一寶既與
三官四冊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
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
宮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
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
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
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庇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
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

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玉牒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要

所進 壽皇聖帝會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睿照

五年二月十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 聖旨忠訓郎

御前祗應孫拱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

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
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
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
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
日奏入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

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
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四寶差人管
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
合取百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

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減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
元年員額已荷宸聽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
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
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
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
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
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
恭奉 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
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
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實官減員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
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
當日審奏續降 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十
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孫拱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五年二月二日奏入

貼黃恭准

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

賞可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
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
伏乞 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
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
官至寶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命官今廷倚以
僧惠深受其賃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
起遣不勝忿耻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